





第七〇七册

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黃氏日抄(二)

宋黃震撰……………一

卷之十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黃氏日抄卷一至三

詳校官中書臣康綸鈞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應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馮萬程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一

黃氏日抄

儒家類

提要

臣

等謹案黃氏日抄九十四卷宋黃震撰震有古今紀要已著錄是書本九十七卷凡讀經者三十卷讀三傳及孔氏書者各一卷讀諸儒書者十三卷讀史者五卷讀雜史讀諸子者各四卷讀文集者十卷計六十八卷皆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

論古人其六十九卷以下凡奏劄申明公移講義策問書記序跋啟祝文祭文行狀墓誌著錄者計二十九卷皆所自作之文其中八十一卷八十九卷九十二卷原本並缺其存者實九十四卷也震與楊簡同鄉里簡為陸氏學震則自為朱氏學不相附和是編以所讀諸書隨筆劄記而斷以己意有僅摘切要數語者有不摘一語而但存標目者併有不存標目而

朱錄一兩字者大旨於學問則力排佛老由
陸九淵張九成以上溯楊時謝良佐皆議其
雜禪雖朱子校正陰符經參同契亦不能無
疑于治術則排功利詆王安石甚力雖朱子
謂周禮可致太平亦不敢遽信其他解說經
義或引諸家以翼朱子或舍朱子而取諸家
亦不堅持門戶之見蓋震之學朱一如朱之
學程反復發明務求其是非中無所得而徒

假借聲價者也乾隆四十五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墀

漢興河間人顏芝之子得孝經十八章是為今文
孝經魯恭王壞孔子屋壁得孝經二十二章是為
古文孝經鄭康成諸儒主今文孔安國馬融主古
文而今文獨行唐明皇詔議二家孰從劉知幾謂
宜行古文諸儒爭之卒亦行今文明皇自註孝經

遂用今文十八章者為定本我朝司馬溫公在秘
閣始專主古文孝經作為指解而上之至以世俗
信偽疑真為言愚按孝經一耳古文今文特所傳
微有不同如首章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則
云仲尼閒居曾子侍坐今文云子曰先王有至德
要道古文則云子曰參先王有至德要道今文云
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古文則云夫孝德
之本教之所由生文之或增或減不過如此於大

義固無不同至於分章之多寡今文三才章其政不嚴而治與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通為一章古文則分為二章今文聖治章第九其所因者本也與父子之道天性通為一章古文亦分為二章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古文又分為一章章句之分合率不過如此於大義亦無不同古文又云閨門之內具禮矣乎嚴父嚴兄妻子臣妾猶百姓徒役也此二十二字今文全無之而古文自為一章與前之分章者三共增為二十二所異者又不過如此非今文與古文各為一書也若以今文為偽而必以古文為真恐未必然至晦庵朱先生因衡山胡侍郎及玉山汪端明之言就古文孝經作孝經刊誤以天子至庶人五章皆去子曰與引詩云之語而併五章為一章云疑所謂孝經者本文止如此而指此為經其餘則移置次第而名之為傳并刊其用他書竄入者如孝天之經地之義至因地

之義為春秋左氏傳載于太叔為趙簡子道于產之言如以順則逆以下為左氏傳所載季文子比官文子之言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亦左傳所載士貞子之言遂以孝經為出於漢初左氏傳未盛行之前且云不知何世何人為之凡係先儒考孝經之異同如此愚按孝經視論語雖有衍文其每章引詩為斷雖與劉向說苑新序列女傳文法相類而孝為百行之本孔門發明孝之為義自是萬世學者所當拳拳服膺他皆文義之細而不容不考至晦庵疏剔瞭然矣嚴父配天一章晦庵謂孝之所以為大者本自有親切處使為人臣子者皆有令將之心反陷於大不孝此非天下通訓而戒學者詳之其義為尤精愚按中庸以追王大王王季為達孝亦與此章嚴父配天之孝同旨古人發言義各有主學者宜審所躬行焉若夫推其事之至極至於非其分之當言如晦庵所云者則不可

不知也
今將事見公羊傳昭元年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
卷一

黃氏日抄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卷二

宋 黃震 撰

讀論語

聖人言語簡易而義理涵蓄無窮凡人自通文義以上讀之無不聾然有當於心者讀之愈久則其味愈深程子所謂有不知手舞足蹈但以言語解著意便不足此說盡之矣故漢唐諸儒不過詁訓以釋文義而未嘗敢贊一辭自本朝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
卷二

講明理學脫去詁訓其說雖遠過漢唐而不善學者求之過高從而增行新說不特意味反淺而失之遠者或有矢至晦庵為集注復祖詁訓先明字義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後擇先儒議論之精者一二語附之以發其指要諸說不同恐疑誤後學者又為或問以辨之我輩何幸乃獲蒙成敬受熟誦體之躬行庶不負先儒拳拳之意耳近世聞晦庵字義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

慕之者又爭欲以注解名家浩浩長篇多自為之辭於經漸相遠甚者或鑒為新奇反欲求勝豈理固無窮耶震自幼蒙先父之教常讀晦庵論語長師宗諭王貫道先生見其朝夕議論常不出晦庵論語謂晦庵讀盡古今注解自音而訓自訓而義自一字而一句自一句而一章以至言外之意透徹無礙瑩然在心如琉璃然方敢下筆一字未透即云未詳震自此益信受誦

欽定四庫全書

第八日抄

二

讀但知喜悅而不能宣諸口今年踰六十遺忘是懼官所竊暇復讀而間記集注或問偶合參考及他說不同者一二以求長者之教餘則盡在集註矣

學而篇

學而時習章

近世有石廩學於晦庵門人李閔祖作四書疑義謂晦庵注此章學之為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

為有病必言氣稟有清濁故質有昏明而覺有先後愚謂此於文字上生枝節實則覺有先後則清濁昏明者已在其中矣晦庵折衷諸家而歸之簡淨讀集注者何必更以求多為哉若陸象山嘗謂論語有無頭柄底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時習者何事及其門人楊慈湖又改時習為不習其說不知何如要之學者且當尊信吾聖人之訓

有子孝弟章

欽定四庫全書

第九日抄

三

按論語首章言學次章即言孝弟聖門之教人莫切於孝弟矣此章象山斥其為支離固不可知程子言為仁以孝弟為本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性中只有仁義禮智曷嘗有孝弟來其說性尤精而性中曷嘗有孝弟之語後覺乍見亦或以為疑蓋實則父子之道天性而其說微覺求多於本文之外也晦庵或問中云孝弟則固仁之發而最親者此語為婉而切似當收置集註使學者知孝即仁之事而仁即性之

有可也因嘗思理一而已聖賢發明則愈久愈備大舜時止說克諧以孝未嘗說仁湯時方說仁乃與寬對說孔子說仁又多與智對說至孟子方說仁義禮智四者而理益大備程子謂易嘗有孝弟蓋以孟子之說釋有子之說爾要之有子時未有四者之說亦未專主於說性孝弟為仁之本理脈固自渾融且孟子雖分仁義禮智為四端他日又嘗謂仁之實事親是也聖賢立論惟理是務亦未嘗拘一端其言仁義亦未嘗不根於孝弟故孔子嘗曰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

曾子三省章

集註首載尹氏曰曾子守約故動必求諸身語意已足矣次載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惜其嘉言善行不盡傳竊意用心於內者無形動求諸身躬行也其所指之一虛一實已不同蓋心所以具萬理而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曾氏日抄

四

萬事正其心者正欲施之治國平天下孔門未有專用心於內之說也用心於內近世禪學之說耳後有象山因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皆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真遂於論語之外自稱得不傳之學凡皆源於謝氏之說此說今視晦庵殊不侔使晦庵集註於今日謝氏之說不知亦收載否二說雖集註所並收然不可不考其異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曾氏日抄

五

入孝出弟章

晦庵於或問載蘇氏之說云今之教人者引之極高示之極深教者未必能學者未必信務以誣相勝風俗之壞必自此始夫晦庵豈不悟蘇氏此語之為譏伊川哉而載之或問其懲伊川門人之弊歟

三年無改章

晦庵於集註取尹氏之說曰如其道終身無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

忍故也次取游氏之說曰三年無改亦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耳其於或問則斷以尹氏得用心之本游氏得制事之宜又設或問曰必若尹游之說則夫子之言得無有所不盡者乎蓋不可改則終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又非常之事不可以預言矣此又晦庵足尹游之說而完其義者也愚按尹游二說皆因禮有三年之喪而釋三年為親喪之三年因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釋不改為親沒三年之間不改其行事竊意此章本意本不為親沒而發特三年字與不改字與它處說人子居喪事偶同耳夫人子於其父之道誰不知體之而持久為難父在之時隱於志者三年無改其道父歿之後見於行者三年無改其道則其奉養於親而不敢違始為可知耳三年者略言其久似與顏子三月不違仁語脈相近且夫子既明舉父在與父歿兩事而言則非獨指居喪而言也明言於父之道又非獨指其居喪

因不失其親章

本文有添

行事而言也必如古者之說徒主其三年之丈而不暇顧其父在之文矣三年有成三年大比三年成都三年視敬業樂羣皆要久而言豈徒三年之喪稱三年哉而必以三年為居喪耶

知和而和章

本意不過禮以和為貴和又當以禮節之耳范氏以知和而和屬之樂而晦庵取焉禮樂雖相關但恐於本文有添

集註以為所依者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宗而主之矣是一章三節各自為義也或問以為因上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為可宗則下一節承上二節而言也恐不若集註為徑然此一節終覺未易曉先師王宗諭貫道嘗講此章云宗者人所取為宗師宜超然卓立之人也因者因仍於古而非自立者也惟因而不失其可親之人則源流既正亦可宗之也此語似

於集註有發

為政篇

民免無恥章

集註謂苟免刑罰而無所羞恥或問謂范呂謝尹氏皆以苟免為言殊失文意蓋所謂免正以其革面而不敢為非真有免為罪戾耳豈冒犯不義以至於犯上作亂而脫漏憲網以幸免於刑誅之謂哉愚按二說似微不同實則經文惟言免字晦庵言苟免字以發之恐後學者苟字粗淺故於或問再發以足之此等似當入集註

十五志學章

程子謂孔子自言進德之序如此此語盡之矣諸儒議論疊出皆因待聖人過高謂聖人不待學故也然聖人亦與人同耳晦庵斷以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此語尤有味而學者宜知所勉矣

攻乎異端章

孔子本意似不過戒學者它用其心耳後有孟子闢楊墨為異端而近世佛氏之害尤甚世亦以異端目之凡程門之為佛學者遂陰諱其說而曲為回護至以攻為攻擊而以孔子為不改異端然孔子時未有此議論說者自不必以後世之事反上釋古人之言諸君子又何必因異端之字與今偶同而回護至此耶

舉直錯枉章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曰抄

舉直錯枉而民服詞義曉然自不待註所不可曉者諸字耳兩語交互歸宿正在諸字若單云舉直錯枉舍諸字不言則不可耳今集註以諸字作衆字說如諸侯之諸是云衆枉衆直也然晚學亦未易曉或疑諸者助辭即之於二字之連聲錯者置也如賈誼置諸安處則安之類錯諸者猶云舉而加之也舉直者而置之於枉者之上是君子在位小人在野此民所以服或舉枉者而置之於直者之上是小人得志君

子失位此民所以不服庶幾此章兩下相形之意方明未知然否若如舊說則舉者用也錯者不用也二字相背若如今說則舉者舉斯加彼之舉也錯者置之於此之名也二字相因其義訓皆不同矣

八偷篇

君子無爭章

辭義既然本無可註近世立高論者回護爭字其說雖然晦庵本註疏舊說射禮為證其說始平於是知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好議論而忽註疏者可戒也

使民戰栗章

蘇氏謂公與宰我謀誅三桓而為隱辭以相語有以問尹氏者尹氏艱然曰說經而欲新奇何所不至矣此論最於說經有益聞者當戒

胡氏因郊社之文以社為祭地之禮晦庵曰未可知也然其言有據存而考之可也愚謂社固祭地也然所祭指吐生百穀之土與稷為比則舉地之一而言

之自王社以下皆然故春秋報皆于社焉若王者

父天母地之大祭全舉地而言恐又不止此社而已

三歸

集註云三歸臺名事見說苑而或問載舊說婦人謂

嫁曰歸三歸云者一娶三姓而備九女如諸侯之制

也愚按說苑謂管氏避得民而作三歸殆如蕭何田

宅自汙之類想大為之臺故言非儉而臺以處三歸

之婦人故以為名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反坫

鄭註謂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按今世釋奠反爵

乃以四方板而圓坎其中或云此反坫之餘制然坫

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之者歟按郊特牲臺

門而旅樹反坫雜記旅樹而反坫鄭氏亦以樹為屏

以反坫為反爵之地然內則載閣食之制云士於坫

明堂位載朝會之制云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

載苴茅之制云饌于西坫上是則累土而為之者皆

可名玷而玷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如臺門而旅樹反玷當是立反玷於臺門之內如今行在所之騏驎院牛羊司與凡營壘多於臺門內立土牆之類歟鄭氏之釋反玷皆本論語其指玷為反爵皆本好之一字意兩君之好為飲酒故云耳然以玷之反為爵之反似異於經文又按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玷註云反玷外向室也則反玷又非反爵之地反主玷言非主爵言也反殆向外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曰抄

十三

之名玷殆別設大門屏之名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為此外向之室歟世遠不可知若據郊特牲以及玷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及玷與四阿相聯則論語以及玷與樹塞門相聯恐均為官室僭侈之事

里仁篇

里仁為美章

註以焉得知為失其是非之本心理固如此但本文

自明白此語恐覺微重耳

安仁利仁章

謝氏謂仁者心無內外遠近精粗之間非有所存而自不亡竊疑此佛氏心學之說若夫子本旨不過謂仁者安仁與仁為一耳又謂知者未能無意竊疑此亦佛氏絕意念之說若夫子本意不過謂知者知仁之為美慕而行之耳異端之說皆從莊子寓言死灰其心一語來近世諸儒或慕其高而言之然人決不能無心心決不能無意心是活物凡動處皆是意特意有美惡耳雖仁者安仁此心亦何嘗不流行哉於吾夫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知矣

無適無莫章

君子於天下無必欲為之心亦無必不為之心惟義是從而已此本旨也無此兩者惟有義耳謝氏謂於無可無不可之間有義存焉則於兩者之間參酌其義又是一意與經旨微不同

欽定四庫全書

禮記曰抄

十三

吾道一以貫章

聖人之道泛應曲當無非此理故曰一以貫之忠以盡已恕以及人則此道之所以泛應曲當而能一以貫之者也異端借一貫之字以證不二之說近或推之愈高謂道本自一不必言貫此固非後學所敢言諸儒疑一貫之道大而忠恕不足以當之至有天人體用等辨恐亦不若平心只味本文也

公治長篇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
卷二

乘桴浮海章

程子謂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賢君晦庵於集註錄之於或問言其未盡善因知經旨之本明白者不必贅辭也當從或問

非爾所及章

諸說以仁字總罩一章之意因而說仁恕不同於本文似不曾解竊意理雖一定而人情不齊在己者可勉在人者不可強我欲無加諸人可能也欲人之無

如諸我不可必也故以為非爾所及耳故夫子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盡其在己而已大學言所惡於上勿施於下以至左右前後皆然亦盡其在己而已必欲強人之我若而彼此皆平則豈可得哉姑誌所疑以俟請問

性與天道章

子貢明言不可得而聞諸儒反謂其得聞而歎美豈本朝專言性與天道故自主其說如此耶要之子貢之言正今日學者所當退而自省也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
卷二

令尹子文註云闕穀於菟

石廣云穀本作穀乳也借作穀

雍也篇

居敬行簡章

集註云伯子蓋太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或問云夫子雖不正言其居簡之失而所謂

可者固有未盡善之意矣仲弓乃能默契聖人之微旨而分別夫居敬居簡之不同夫子所以深許之也愚按二說皆出晦庵而不同恐當從或問之說孟之及不伐章

集註載謝氏稱孟之及無欲上之心及孟之反可法之語或問以謝氏為過且云恐非夫子之意大釋經亦順其本旨而已合參或問之說

祝鮀宋朝章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
卷二

十一

范氏說無鮀之佞而獨有朝之美協於不有至而有之文晦庵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說且以無虐惇獨而畏高明比此句之句法然書云無者總為禁止之辭虐惇獨而畏高明是一句而平下兩事兩事相比也此句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相反者是一句而兼下兩事兩事相反也句法似亦不類如以辨佞為尤足以苟免亂世而宋朝自然之美色與人為之令色亦不同則范氏分輕重之說恐亦

自通學者更詳之

何莫由斯道章

洪氏將何字少歇而以人莫能由斯道晦庵獨取之蓋云世之不由於道者不少也程氏等說謂人何能不由斯道若曰日用常行者皆道也蓋眾說說得道字輕指天下之道也故以為莫不由之洪說說得道字重指道之踐履於身者也故以為莫能由之恐合參考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
卷二

十一

人之生也直章

集註獨取明道云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幸而免爾或問則盡辨伊川以下諸說為未然愚意罔對人而言蓋罔罔然不知所以為人者也幸而免對生也直而言蓋僥倖苟免不能直者也人之生也直而已罔之生也不能直幸免而已幸而免者低回委曲苟全其生者也

述而篇

子所雅言章

程曰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愚按本文未嘗及此

怪力亂神章

以怪力亂非理之正而別指鬼神為造化之迹非不正是一律而分輕重然載謝氏之說謂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不語亂語人不語神一體平說尤於經文協也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
卷二

泰伯篇

泰伯至德章

觀三以天下讓之說則商德日衰周德日興太王父子兄弟已曉然知天命人心之有歸預視天下為周之將有矣書稱太王肇基王迹詩稱至于太王實始剪商與夫子之言皆合至歐陽公作泰誓論始為周人追諱其事竊意聖人明白洞達初無可諱者故晦庵集註惟直述其事或問於三讓亦始舉禮辭固辭

終辭而不敢質其說蓋三辭乃飲食賜予之事故晦

庵不敢確言以為三讓天下之說

三讓事見下

○或問有

疑泰伯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之事晦庵辨

以太王之欲立賢子聖孫為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

有憎愛之間利欲之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為狷

王季受之而不為貪父死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為不

孝使泰伯而不有以深自絕焉則亦何以必致國於

王季而安其位哉愚按王充論衡謂泰伯知太王欲

欽定四庫全書

黃氏日抄
卷二

立王季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泰伯

還王季再讓泰伯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

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王季

始知其不可而受之此其所載頗詳且與吾夫子三

以天下讓之說合可以破或者信史書言泰伯父死

不赴之疑或問又載蘇黃門謂子夏言泰伯端委以

治吳則未嘗斷髮文身愚按黃門作古史專據左傳

以闢史記然世遠安知此是而彼非耶今其主左傳